

續資治通鑑

冊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元紀二

起著雍攝提格五月盡屠維單閼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十五年

宋祥興元年

五月癸未朔詔翰林學士和爾

果斯

舊作和禮果孫今改

今後進用宰執及主兵重臣其與儒臣

老者同議

宋改元祥興時碭洲糧少乃遣人徵糧

於瓊州海道灘水淺急艱於轉運別取道杏磊浦以

進雷州總管蒙古特以兵邀擊之宋升碭洲爲翔

龍縣宋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戰不

利用遂降乙未以烏蒙路隸雲南行省己亥江

東道按察使阿巴齊

舊作阿八赤今改

求宣慰使呂文煥金銀

器皿及宅舍子女不獲誣其私匿兵仗詔行臺大夫姜衛詰之事白免阿巴齊官

宋駙馬楊鎮從子玠

節家富於貲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唐益二王通有司撈笞誣服獄成總管府推官申屠致遠讞之得其情溶服辜玠節以賄爲謝致遠怒絕之杭人金淵者欲冒籍爲儒儒學教授彭宏不從淵誣宏作詩有異志揭書於市邏者以上致遠察其情執淵窮詰罪之屬縣械反者十七人訊之蓋因寇作以兵自衛實非反者皆得釋

六月丁巳宋張應

科收兵復戰敗死張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食草史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己

未宋主遷駐新會之厓山時諸軍泊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大海中與石山對立如兩

扉故有鎮戍

經世大典云厓山南北亘二百餘里東南控海西北皆港

張世傑以爲天

險可守乃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

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翔龍府時官

民兵尙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

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械至十月始罷

己巳有大星殞於廣南聲如雷數刻乃已乙亥敕

省院臺諸司應聞奏事必由起居注己卯參知政

事蒙古岱請頒詔招宋廣王及張世傑不從江東

宣慰使張宏範入覲請於帝曰張世傑立廣王於海

上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帝以宏範爲蒙古漢軍都元

帥陞辭奏曰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

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帝曰爾憶

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察

罕不肖師旣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
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
之悔乎賜錦衣玉帶宏範辭曰奉命遠征無所事於
衣帶也苟以劍甲爲賜則臣得仗國威靈率不聽者
臣得其職矣帝壯之出上方劍以賜曰劍汝副也有
不用命者以此處之及行宏範薦李恆自副至揚州
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下帝復命達春留後供軍
食秋七月宋湖南制置司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
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
二等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帝命阿爾
哈雅舊作阿里海牙今改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
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爲官軍所襲皆戰死阿爾哈
雅略地海外唯瓊州安撫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

等率兵拒於白沙口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至其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

附

阿哈瑪特

舊作阿合馬今改

奏立江西權茶運司及諸路

轉運監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先是湖南行省左丞崔斌入覲從帝至察罕諾爾帝問江南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

今所用多非其人因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

哈瑪特溺於私愛以任其不肖子巴蘇呼

舊作抹速忽今改

且

阿哈瑪特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爲平章

而子若姪或爲參政或爲尙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

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爲

阿哈瑪特罪旣而淮西宣慰使昂吉爾入朝亦以官

冗爲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營田司歸

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帝嘗謂昂吉爾曰

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能兼三者乃爲稱職爾

縱有功宰相非可覲者回回人中阿哈瑪特才任宰

相阿爾年少亦精敏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率衆來

歸或可以相位處之 丙戌以江南事繁行省官未

有知書者恐於吏治未便分命崔斌至揚州行省張

守智至潭州行省阿哈瑪特惡崔斌不欲其在內故

因事出之 丙申以達春舊作塔
出今改呂師夔賈居貞行中

書事於贛州福建江西廣東皆隸焉 辛亥改京兆

府爲安西府 詔江南浙西等處毋非理征民時諸

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濫及無辜或強籍新民以爲

奴隸令出得還爲民者數千人 建漢祖天師正一

祠於大都令張留孫居之 八月壬子朔追毀宋故

官所受告身 庚申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

箕中爆裂爲五既墮地聲如鼓一時頃止 己巳宋

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張世傑封越國公天祥聞

宋主卽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請入朝優詔不

許更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曰天子幼冲宰相遜

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

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

亡家屬皆盡 辛未復給漳州安撫使沈世隆家貲

世隆前守建寧府有郭贊者受宋張世傑檄招世隆

世隆執贊斬之蒙古代舊作蒙古帶今改以世隆擅殺籍其家

帝曰世隆何罪其還之仍授本路管民總管 壬申

宋以姚良臣爲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

樞密院事 辛巳以中書左丞董文炳簽書樞密院

事參知政事索多蒲壽庚爲中書左丞因命索多等招徠東南諸蕃國許以互市九月壬午朔宋葬前

主於永福陵

庚寅以中書左丞行江東道宣慰使

呂文煥爲中書右丞

冬十月己未享於太廟

丁

卯弛山場樵采之禁

十一月丁亥以辰沅靖鎮遠

等郡與蠻獠接壤民不安業命達春程鵬飛並爲荆湖北道宣慰使張宏範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

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

汝慎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

之寨中懼人持滿以待宏範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

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它寨俱不設備宏範忽麾軍

連拔數寨迴擣三江拔之

壬辰中書左丞行江東

道宣慰使囊嘉特

舊作囊加帶今改

言江南旣平兵民宜各置

官屬蒙古軍宜分屯大河南北以餘丁編立部伍絕其擄掠之患分揀官僚本以革阿哈瑪特濫設之弊其將校立功者例行沙汰何以勸後新附軍士宜令行省賜之衣糧毋使闕乏帝嘉納之徵宋故相馬廷鸞章鑑赴闕不至張宏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惠三州李恆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爾哈雅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於瓊州不從率兵禦之癸巳瓊州民作亂執與珞等降與珞及安國之傑皆死之甲午弛酒禁初阿哈瑪特子

呼遜

舊作忽
辛今改

阿薩爾等以崔斌論列免官至是以張

惠請詔復之惠又請復其子巴蘇呼及姪巴圖魯鼎等職帝不從丁未詔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國入市

舶

安西王之北征也六盤守者搆亂王相趙炳自

京兆率兵往捕誅其首惡既而六盤復亂炳又討平之王還自北嘉歎戰功賚賜有加是月王薨 閏月庚戌朔羅氏鬼國主阿榨西南蕃主韋昌盛竝內附李恆兵至清遠宋王道夫迎戰大敗恆遂擊凌震震又敗道夫震竝棄廣州遁恆入廣州以待張宏範十二月己卯朔簽書四川行樞密院替順招都掌蠻內附 壬午宋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恆復戰兵敗震走厓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瀾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宏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宏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瀾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天祥可間走也別隊執天祥至

相遇於途各爭真偽得實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
宏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宏範曰忠義人也釋其
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宏範不許處之舟中族屬
被俘者悉還之子俊廬陵人也丙午禁玉泉山樵
采漁弋戊申封伯夷爲昭義清惠公叔齊爲崇讓
仁惠公導肥河入於鄴淤陂皆爲良田會諸王
于大都以臨安所俘寶玉器幣分賜之江南釋教
總統嘉木揚喇勒智舊作楊璉真加今改怙恩橫肆窮驕極淫以
是月帥徒役頓蕭山發宋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
宋陵使中官羅銑守陵不去與之力爭凶徒痛箠銑
脅之以刃銑慟哭而去乃大肆發掘得寶玉極多截
理宗頂以爲飲器棄骨草莽間是夕聞四山皆有哭
聲山陰唐珏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執券行貸得金具

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起請
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珏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
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總浮屠耽耽虎視事
露奈何珏曰余固籌之矣今四郊多暴骨竄取以易
誰復知之乃造數木函刻紀年一字爲號分委而散
遣之衆如珏指夜往拾遺骸詰朝來集出白金羨餘
酬之旣而嘉木揚喇勒智復發徽高孝光四陵及諸
后陵徽宗櫃中止有朽木一段邢后櫃惟鐵燈檠一
枚而已宋太學生東嘉林景熙故與珏善乃託爲丐
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卽拾以投籬中鑄銀作小
牌繫於腰間取賂西僧曰餘不敢望得高宗孝宗足
矣西僧左右之果得兩朝骨爲兩函貯之託言佛經
遂與珏所得之骨並瘞蘭亭山南移常朝殿冬青樹

植其上以識未幾嘉木揚喇勒智下令哀諸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建白塔於故宮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杭州總管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之乃止塔成名曰鎮南以厭勝之杭人悲感不忍仰視蓋珏等事甚秘杭人未有知者方珏等之始謀拾骨也宋將作監簿山陰王英孫持其議東陽鄭宗仁襄其役長溪謝翺爲之籌畫翺故文天祥之客也遇寒食則相與密祭之久之事漸泄人多指目珏景熙謂旦夕禍且不測珏景熙亦自承不以爲懼事幸不發

人皆稱曰唐林二義士

（攷異）羅有開唐義士傳鄭元祐林義士事蹟各紀所聞張孟兼撰唐珏

傳作戊寅黃宗義爲謝翺冬青引作註據知君種年星在尾句以爲寅年之證是也癸辛雜識以爲乙酉年十一月徐氏後編信爲至確遂分唐林所舉爲二事從而辨之曰唐林之義其時異其陵異其所取之骨異所葬之地亦異唐事在戊寅林事在乙酉是其時異也戊寅發光宗等四陵乙酉發高孝等九陵是其陵異也唐得數函林止函函是所收之骨有多少也唐葬蘭亭林瘞東嘉是所葬之地有遠

近也今按徐氏所辨非也周密雜識載此事頗為疎舛如云發徵欽高孝光五帝陵欽陵止有鐵燈檠一枚豈知欽宗之柩終於不返金史明言葬於輦洛則紹興安得有欽陵蓋誤以邢后之陵為欽陵其傳聞失實如此則所繫年月又豈可信乎雜識以為歸葬東嘉者止以林為温州人從而實之耳豈知林為汝社中人與王英孫唐珏諸人互相唱酬固為紹興之寓公乎總之僧徒發陵不能定為一時而唐林相濟而成斯無可疑者徐氏據林景熙詩雙匣親傳竺國經引為景熙收高孝二陵骨之證按此詩或云唐作或云林作今白石樵唱集有此詩可斷為林作然集中有夢中作四首此特其一又有詩云水到蘭亭倍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是林所得者俱葬蘭亭即其確證豈得舉其一而廢其餘乎今為參攷而連書之輟耕錄云丙子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惟戊寅距丙子不三年此時庶事草創故妖髡得肆其惡徐氏據至元二十一年籍發陵所收金寶修天衣寺謂世祖實知而弗禁駁陶氏之誤其說允矣徐氏又云戊寅粵東未下必妖髡獻厭勝之術欲使粵東速敗故世祖聽其發掘不兩月而厓山覆歿帝服其奇驗得寶非初志後聞其所收極多乃籍之於官耳此亦想像之詞宋至厓山其勢已不能立國在僧徒或以此厭勝而宋之覆歿不係乎此也至王英孫主持其議則黃潛傳藻趙訪並述之謝翱晞髮集有夜夢繞於越落日冬青枝之句不止冬青引一首也連百正集有贈鄭宗仁詩亦指此事皆當時共事之可徵者理宗首為欽器明洪武中始歸葬紹興高啓大全集貝瓊清江集俱詠其事亦可為葬蘭亭之證云

是歲雲南行省奏招降諸蠻城砦一百二十餘所

安西王相府奏西蜀俱平

至元十六年

宋祥興二年

春正月甲寅禁無籍軍侵掠平

民時諸王質弼特穆爾

舊作只必帖木兒今改

所部爲暴尤甚命

捕爲首者寘之法

辛酉宋合州安撫使王立以城

降先是東川行院恥功不成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

合州立與東川有深怨懼降而受戮乃遣間使納款

於西川安西王相李德輝單舸至城下呼立出降安

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東川行院與德輝爭

功因奏立久抗王師嘗指斥憲宗宜殺之降臣李諒

亦訟立前殺其妻子有其財物遂詔殺立籍其家貲

償諒旣而安西王具立降附本末來上具言東川院

臣憤德輝受降之故誣奏誅立樞密院亦以前奏爲

非帝怒曰卿視人命若戲耶前遣使計殺立久矣今

追悔何及會安西王使再至言未殺立乃詔立入覲

命爲潼川路安撫使知合州事

張宏範由潮陽港

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凱知宋主所
在壬戌宏範兵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
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
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
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
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陳碇海中中艚外舳貫
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奉宋主居其間爲死計
人皆危之厓山北水淺舟膠不可進宏範由山東轉
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宋
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
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
舟不爇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韓氏甥在宏範軍